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七

豫章

弟　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凱揚父較

兵制篇下

歷代任將

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將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將乎專。則惟將爲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柄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

則弗用用則弗疑而況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勳名盛則憂其難制統

轄久則懼其難收。乃開之愛貴奴也。舉其資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況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于御爲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威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

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然則爲之奈何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縣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愼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詆而將畧能

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爲能將將尊也捴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捴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資賞異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聞帷幄之咨謀毋以懸遠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算凡以爲能將寬也鞞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聾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

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君于後。無敵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起。聞金聲而怒。聞

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葢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即次將乃就舍炊者皆成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

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逸之明也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將不强力則三軍失其職將自十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于官使民内畏重刑則外

輕敵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内畏内畏則堅矣蓋當是時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將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于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于家庭功勳閥閲夙孚于内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

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于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其後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巳而入曹公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氏魏犨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見視之病將殺之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已而軍次于城濮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滿奸命司馬殺之以殉諸侯使茅茂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殉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秦穆公時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國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于東門之外攻之不克圍

之不繼臧滑而還晉人邀之敗于殽獲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久之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増修國政重施于民乃率

師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爲君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晉悼公時公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

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奪君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嘗以是考昔者鞌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亦此晉兵也夫晉豈强于鞌而弱于邲哉而勝負興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鞌之役也韓厥戮人郤克分謗郤克流血張侯并轡至振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勲勞將郤克先遜遜是范叔歸功于荀庚欒書歸功于范燮有將如此烏得而不勝若邲之戰則異于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隋武

子亦欲還先縠欲進韓子亦欲進至于鄭人如師堯子欲許欒武子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欲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慾欲戰而敗夫如是雖微楚晉固先潰况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不亦宜乎然則晉兵非異也將帥之心不一故耳師重長子豈不信哉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莊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繇是士卒畏服三軍用命焉其後臨武君請

問爲將于孫卿對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于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王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誠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

漢高帝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初時以蕭何之言築壇拜韓信為大將一旦付以數十萬之衆不以為輕陳平一見拜為都尉使之參乘護軍雖受金之譖不以為疑嘗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隋何召九江王布布至帝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宫皆如帝居布又大喜過望及成皐敗帝獨身渡河小修武傳舍時韓信張耳將兵擊趙帝晨馳入趙壁耳信尚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帝來大驚已信既定齊地使人言于帝請爲假王以鎮之帝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帝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何以假爲即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後既即帝位封信王楚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人人有告信反者帝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謁令武士縛之載後車以歸遂洛陽赦信爲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帝嘗從容與韓信論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六年以陽夏侯陳豨反上自擊之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嫚駡曰豎子能將乎四

人慚伏既而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

上曰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大抵高帝以爵土爲誘勸而又有所挽持之以陰奪其豪傑之性如韓信既破魏威名著矣而即拜張耳爲梁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勳名猶未顯也燒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先有所參任以分其權者誠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

稱王而其權常在高帝欲其軍即奪之軍欲其會即促之會如釣者委之芳餌以悅其志而弱竿在手伸縮繇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寵以厚寶而卒無它變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繇其諸將之材素諳于胸中既量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于相佐故屢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蘇老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

習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勝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

中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譬之養騏驥者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其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

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迫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界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于樊

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矣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

大計矣。後文帝十四年，馮唐爲郎中署長，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帝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帝搏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何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召讓唐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爲

秦所滅令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伍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必用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

太守而拜唐爲都尉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之後諸蔽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蔕皆從大將軍衛青屢有功勲至于三子封侯青不受賞謝曰諸較之力夫元戎與列較如此以之克獲雖三萬不爲之寡逆元狩以後霍去病始寵衛青之眷始衰分兵與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孫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和

故也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
士卒有心將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誰能一蓋至于此
則事歸于廟堂而功繫于君相趙充國上屯田之奏
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豈能以成功
哉東漢光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鬬
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
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
才畧而明于授任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
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撫然大驚曰果然失吾名將

問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眞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得不警及賈復之于寇恂有部將誅殺之恥則又爲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得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可謂多術矣馮異平定關中人有言其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

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

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鄉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建武十三年陳琳約論漢法軍行逗遛

畏愞者斬於是詔邊吏追虜者或遠或近量敵進退不拘以逗遛法其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夫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凫藻今

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北于伯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酬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墜功臣之望誠非其宜帝嘉納之益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未聞有碌一方畧與一謀議者而焉與

專制閫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諭懇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至于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禀受成算而獨于信則不御知信之能也東漢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豈非其善御使然哉

晉武帝時馮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繇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愚宂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

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繇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奬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遘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之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繇而生亂事無繇而成矣帝曰然元帝大典

三年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曰承平之世其敎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戰呂望伏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祚感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而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

周撫陝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羊吳濞失禮漢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與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望諮之群公博舉于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勞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元祝孝明時諸方賊盛而南冠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

親討以荆州爲先詔辛雄爲行臺左丞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扵旗之列莫不奮競赴敵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凡在戎役敗多勝少跡其所繇不明賞罰故也兵將之勳歷稔不决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

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
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
者矣若宣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
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
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
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又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
功在于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
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
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寇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辨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李道宗

薛萬徹執甚大用靖對曰陛下常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倖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初秦叔寶從李密後歸王世充見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死嫗非撥亂主也至武德四年卽棄世充降唐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奬禮從鎭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州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

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內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走宋金剛于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遇敵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鄂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燿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刺于萬衆中莫不如志時劉武周大破走突厥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降已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內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

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饞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趍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貞觀中侯君集討高昌配没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人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薄對中書侍郎岑文

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士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甚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愚故

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論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志士在富貴與

負賤昔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等士之懷瑰瑋就爨廬抱棟幹用潛埋者悠悠之人蓋皆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榮分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困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將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將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

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志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周亞夫堅壁以拒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者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

誰不免于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據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難若陳湯吕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庭推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夫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服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强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

削除綱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屬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令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勳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屢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且賞既不用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姦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勳所繇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

令吏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于不廣大過在于慈父故也玄宗開元二十八年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裴耀卿言于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常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決在一將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

不可共必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于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令酣呶朝夕肆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迪詣部卒無功還德宗時陸贄疏曰勉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繇于此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巳、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于舟車徵卒殄窮于閭濮、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因慨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秀之專征、抱真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以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于前功難易百倍天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罪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守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擬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

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秏及百姓可謂繁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揺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勞心于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于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輕重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

于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令失于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武俊朱滔受其誘陷遂爲猖狂然衆情不附內外防虞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幷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況此祁兇徒互相刦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于傷殘畢于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

所謂汝洛滎汴之處勢急而禍重代朔幽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于將相財屈于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令失于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衝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群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令失于守禦不足若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

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東籍馬之援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吏生患臣請有以誥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于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請益師于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踰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騷

益賊黨亦增最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僻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剷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于前亦有孝忠且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于曩日王師有溢于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眞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

拔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出幸奉天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明年帝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并乃移屯

陸贄上狀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虞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

制不從必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恐其事多凌已

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掣肘不和嫌釁

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

失于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

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

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

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

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

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相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于擅能或建勳績理盡于此唯陛下圖之興元元年上以李晟渾瑊討朱泚謂陸贄曰晟瑊將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御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

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繇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繇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變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蒸以寇盗充斥衆輿播遷秦梁廻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

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項者驟降詔書敕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莫乖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緣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勞牘慮匪爲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

業縣已義烈發心安于專行溺于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人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贄又論儲粮疏有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

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月比蒙徵兵發救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籍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此蕃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

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繫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故日措置乖方此之謂也初帝出幸奉天張延賞以西川節度使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奔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皆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

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于帝于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雖而內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

脅背約切渾瑊將較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眞抱眞懲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繇是功臣解體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如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中國陛下恐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乎穆宗長慶二年盧龍兵陷弓高先時弓高
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
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納
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臣
聞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
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
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繇節將
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

衛罪。既無懲戮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萬人從東速進開於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內自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挠敗軍陣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

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緣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告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將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軍百端斂率不惟用度交闕即人心于是無聊自古安危皆繫于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武宗會昌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臨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

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嘗試論之漢定天下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粤更增七校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

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隷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歸第矣兵歸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兆亂則不費廩餼蓋天機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加寵勳臣令則

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于帳柘當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鎮地逾四履銳卒殲于沙磧財究乎上林溢中原無擊柝之處而北兵耕乎兩谷矣繇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獮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絕耗斁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于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于神策兵權國命叢在北司矣藺錡虎臣皆其子壻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

井賈販之夫臺輿厮養之賤折劵而取千里詔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貸賃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爲藩臣所損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陑之代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冠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于諸將之列武宣之後轉軍爲執政之官晉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勲參則理俎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

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右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胄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公八座出爲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利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試以引强爲材麤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健捷此膺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

尒初諸將奮自草野出身行伍與屠狗販繒者無異及見于用皆卓然自樹疑御之得其道也初太祖嘗以李漢超爲關西兵馬都監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强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夫乎且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物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乎

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鮮是益修政理齊州吏民愛之郭進爲山西巡檢使進威令嚴肅嘗有軍較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即從之乾德二年冬王師征蜀京師大雪帝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

處郎解裘帽遣使馳驛賚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徧及全斌拜賜感泣五年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開寶七年遣曹彬伐江南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

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無根之彬性仁厚故專焉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尚以姚內斌爲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

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于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嘗是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毋刻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爲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甋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于仇讐

取姚内弑于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山西皆有軍較訟其不法上曰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捽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與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悉免關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過

延簡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山西毎遣戍卒諭之曰汝等謹奉教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衂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彥昇之守原州繼業之守虛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

惠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趨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于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守棣川以防北虜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貲其貿易免其所過

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繇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太宗太平興國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州事業自雁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戍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師材畧固不求其備偏量

其能而川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時上官正爲西川招安使代王繼恩正本獷好凌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無所顧忌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而暴揚之衆積怨怒多上章訴其不法者太宗謂近臣曰人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婞直而失于謙和毋謗讟至朕須力與明辨然衆怨難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賜手札戒諭曰言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傲自持無稽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輔喜怒不形于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為念斯盡善矣

正上表薦真宗咸平中幸大名府詔訪群臣邊畧錢若水疏言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潜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潜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

命者斬令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門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祿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强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播于四海矣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袞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

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閩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

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

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

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

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

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簡之名不加行營部署

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

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

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

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昔

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愼擇名臣分理邊

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簡之名俾遞相救

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

罷警矣咸平二年右正言孫何疏曰將者人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主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閫

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于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

趙衰舉郤縠于晉侯曰與詩書而悅禮樂晏嬰薦穰

苴于齊侯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歷代將帥多出儒

者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玄符堅則有王猛後魏則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熲至于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爲治文武之柄始離爲二文者專治筆硯耻言軍旅之事武者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强項之羌倘未成擒病

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專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爲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稍遷恩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群帥或逗遛而玩寇或險果而輕敵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太行臺今之都部署昔之大總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其不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

軍糈料之名臨軍轉運之月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群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算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予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閫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榷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借所謂監陳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爲之仍令禀其節度與夫列轅齊驅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慶曆

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曰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于方畧之人尤爲泛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于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用天下而敗于夷狄者也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盡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

用意丞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才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彌當今之大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盛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于軍中臣故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敎之藝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伎勇實服其

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使其使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使勇貫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使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使勇乃萬人之選而又期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使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誠能如此得五七

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廩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以補至于較師皆是凡愚腐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選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比之爲利又遠矣蘇軾策畧曰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于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

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
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
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
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
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下非不欲赫然誅
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界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
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爭
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
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

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寬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異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爲之倡哉秦少游策曰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强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將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强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单鳩劓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刦以走是

不在乎勢之强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挫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鷇而蜀師衂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缒兵取成都南北異界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

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所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强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于已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

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勳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

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欽宗時許翰疏曰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于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易充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爲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于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

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强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首帥既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爲帥大破賊兵于富良江自是交阯不敢復動神宗猶以帥無大功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將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羌戎震懾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

而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高宗時學士汪藻上䟽曰方今所患者惟馭將一事而馭將之説有三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顔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坐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

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于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困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日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趙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

勝之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巳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下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

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黄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黄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何謂

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參議其間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然則利于公而不利

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國者必
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胃鋒鏑趨死地難矣怪以爲
當律以朝廷之儀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
淆而可以責其功効是三說者果行足以爲將
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邊寇哉孝宗時
辛棄疾上美芹十論其一有曰行陣無死命之士則
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
而功不能必成恭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惰
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

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急貴爵而遂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募使而矜其不平速賞而邮其已亡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齒賊以固位乎向

者推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彼為將者必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鷹鸇御小

才者如養鷹犬然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遂以節越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斬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壹壹然有欣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效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為禮彼被介胄者如爵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者也又楊萬里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于爲用長

治而不亂有患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今天下之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患于無將其病在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下者伏于農商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賊一旦邊事動而無將則莽莽然以求之而天下莫之趨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于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于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于朝頌聲被于野太平之美

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子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于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徒如是而爲鼓鼙鐲鐃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下闘者非眞臨陣而應敵也後至者何至于誅不用命者亦何至于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豫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

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變彼之君臣狃于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受經于學蔽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譏之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慚矣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敢于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畧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怒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間而延見之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

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可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于茫茫然以求之哉

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任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而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爲宿將者功業

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
其家歌童舞女酬宴沈浸泊乎其心耆之精明之謀
者將瘠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有事使之
舍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甚愛之身而措之必死
之地彼則畏矣以令之畏令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
曰將不厭新李廣之在漢號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
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
爲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戚里
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

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之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唐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時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凡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

樂于爲人書而皆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屑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稠人之中無故而躍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何大復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

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再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於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

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贏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紂陞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

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輿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收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日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

○○○○○○○○○○○○○

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於斷之權昔燕用樂毅

而代之以騎刼卒使田単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刼爲田単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國朝任將

明興　高皇帝天授神武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　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每得侍左右觀妙筭初爲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竊是知任將在主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泥于古哉初　洪武元年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可謂尊顯矣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滿以致于敗古人致欹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勠力曷能致此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籠絡不以至誠相

感易生猜疑故人心生變今吾以直言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此意訓及子孫與國同久將

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　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諭之使他日汝子孫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謝而退

是年　太祖遣徐達等北伐　召諸將　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衆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

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常遇春然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哉尚據城指揮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將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厲羣師運

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慎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繇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已而達等師連克捷　太祖遣人諭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

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屢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二年　上遣使齎　勅至太原　諭諸將曰古人功高自以為平常功平常自以為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為平常平常為無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　章楊璟靖溯湘定廣西班師還

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

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

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

兵家常事耳太原之捷得此爲犄掎以分其勢可不

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

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

剪除餘虜又嘗　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

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凡推德

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

所憑遥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三年大將軍徐達逐王保以偏將胡德濟失律械送至京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朕軍功者悉歸之　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

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則須議其功過又非閫外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綴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特監察御史表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　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智兵有餘而於君臣之體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朝覲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

日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羣小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喜納之遂　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二十年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爲徃徃麗法乃親製　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頒之中外永爲遵守二十一年　上又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　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鈕麑樊噲金

曰碑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莅武職者日覩誦説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藏宗以科斂激變致亂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譽享富貴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 勅須使覽觀知所戒時定制凡武職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皆有流有世曰襲職曰替職其劾也曰優給不得世者曰減革曰通革非其授者曰試職曰署職曰納職凡首功四等曰北虜曰遼東

女直曰西番苗蠻曰內地反賊凡戰功二等曰奇功曰頭功凡賞三等曰加賞曰給賞曰量賞凡推陞勳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二人上請凡土官六等曰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千夫長其子弟族屬若妻婿女甥皆得從其俗凡夷官自都督至於鎮撫凡十四等皆以 誥勅辨冐偽凡傳陞乞升非軍功陞者得執奏以考選比試併銓遴材而程力以部功課將領以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初給微 誥勅以察卹勵死戰以便優養恩故絕以引類登選簿以[illegible][illegible]

兵所逆敵激叛肅軍機以典刑敗伶行剝退陣潛逃

祿以寄祿馭恩倖以嚴訊糾捕緝八月丁卯征虜將

兵還　朝於是論功行賞　上賦平湖詩二章　命

群臣和之　御製諭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

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

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

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

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

將士永爲遵守二十七年　上諭自今武官子弟宜

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
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
試之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　一日　朝罷退坐東閣
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
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
以勇敢爲先以戰鬭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閑居無事
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之道爲鑑戒擇
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賢將並矣嘗以春寒甚
命中書以府庫布帛製綿襖運赴韓州寧夏等處給

軍士省臣對以有常供　上曰天寒異其常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乎其給之勿緩一月閱武罷　諭諸將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爾等宜戒其恣縱體朕恤下之意正貴能思朕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遺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又嘗　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君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所統軍士憒然

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縏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騈首就戮妻子為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成祖用兵號令嚴明信賞必罰分合應變機智如神臨敵對陣意思閒逸從容自如及至决戰氣勇兼溢然不避勁勞與士卒同

甘苦每食士未食不先食遇渴士未飲不先飲大戰數十小戰無筭必先陷陣未嘗被劍自大將而下及于旗授悉識其能否勇怯臨陣指使各盡其用有先退者各呼其姓名以故人爭先不敢後俘獲敵將置于左右待之不疑人心悅感皆欲奮力自効凡經營謀畫成出 上心至于攻城畧地指授諸將成筭從上所言無不獲勝苟有作聰明自用者必無所成然後嘆 上之神筭無遺策也故能以少勝衆不四載之間掃除姦惡內平禍難奠安 宗社成克復之功

永樂二年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　勑晟曰前者御史言欲舉其職耳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旣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卽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素知卿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付朕懐十一月刑部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　上曰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令

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
過不以私廢公於此輩征討之功既酬爵以賞今有
犯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　宣德七年北直隸
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同知李景鎮守居
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
政司以　聞　上不從因　召諸武臣諭之曰爵賞
當自　朝廷此弊猶效唐河北事耶爲人臣者但當
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
典群臣皆頓首　宣宗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

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職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怠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宜令總兵官覆勘務合至公　正統時山西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西獲賊官校之陞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者有私賂獄賊誣平民于官後乃擒獲者有冒他人所獲爲已擒獲者夫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奸邪息此屬雜紛　朝廷得官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削其冒陞之職重寘

於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都察院試宜行𢽾言于天下　從之武職在　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　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　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剿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

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　永樂初令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　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　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　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爲奪馬者　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職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

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若至　天順間冐功買級紛紛于天下權勢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征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於是大學士李賢言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累有罪

犯惡而不恭其職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終其身已爲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爲之調停一日至無可柰何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時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召賢曰溥爲將畏縮如此不懲何以警衆卽命閑住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無功戴罪復受其所獻可乎溥慚懼而退 成化時給事中秦崇言帥克在和今鎮守者有善謀而巡撫者或言

其否邊撫者有奇策言邊戎者或指為非進止然
職守異見何以成功　宸應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
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
以共成王事耳苟各懷私護短幾何不遺邊患大抵
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
同豈特邊臣然哉　弘治四年兩廣總兵安遠侯柳
景在鎮貪暴不法都御史秦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
獄刑部勘景奸贓鉅萬抵景於法褫其爵景圖報復
尋摭他事誣紘紘亦被逮坐免景贓方入八百兩乃

援於戚畹壽寧侯、忽内降𥳑旨、尚書彭韶 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職數十未及一乃盡行𥳑旨如物論何若職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 正德年間各處鎮守官奏帶、側該五名至領兵奏帶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 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行[illegible]

之列又復另立別名或曰運送輸銷或曰薦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陣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至嘉靖改元盡詔行查退積年術盡爲之一清蓋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剿之不報捷焉嗣後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多事因留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

路或二三日詐爲一日緊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是濫極矣卒至將多留賊以酬賞賊勢愈熾云陳氏建曰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虚耗　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則爵以金帛或以勲格散官而已　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萬死得一生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戸今則採三首級

郎陞官世襲矣　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　國初武臣廕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　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　皆廢格矣胡端敏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鬭者于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

逃出之人而劄之多非眞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熛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

人也　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
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
充總旗該從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
立事功不次擢用因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
我　祖宗立法之嚴如此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
徑擬還職雖犯斬絞亦止發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
得還職今非立法之意縱惡孰甚焉況今新官襲職
比試亦為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不須才能不畏罪
辟恣為驕貪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

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所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眞可爲之流涕也則今日之所當發務尚孰有急於此者哉誠宜凡有征戰遴選[illegible]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冐之弊明　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

者仍前施行其立功之胤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廢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其犯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舉家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大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廢襲與縱罪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國家財用其庶少紓乎　世宗一日問閣臣今戶兵工三部銀四萬兩犒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

對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

世宗深然之御史屠仲律言諸禦寇不善用兵之弊先發後行射則始動前宜未起先聲已聞弊一謀不預成計不先定貿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弊三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殺賊易衣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率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法令姑息紀律不嚴

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畏敵而不畏將，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蚤，弊七。糧糗不儲，料理不閑，遠兵勞役，撫䘏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辯，前擊後解，讙然而散，雖悍夫勇士，以無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膽喪，弊九。九弊不除，雖賁育執戈，莫能濟矣。

何大復子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本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

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臨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

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被介冑矢以為功也贏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隳外臨則志不一而日廣夫成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成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

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徙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權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將者不吝立斷之權昔者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

騎刼為田單之藉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受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夏桂州論曰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為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

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則弗用用則弗疑而況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特也胡可制也特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者不察以爲賢主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主之所施於能將而非所槩施於他將者也能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

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若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勳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閒之愛貴奴也槩其資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況指千百萬之衆出千百

里之外而可無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御則善謀忠計也爲將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於中制則不專制一將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父敗績於邲郄李廣刎首于絕塞子儀失相州之利背彬損北伐之威而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

在于不御則善謀忠計也孫子大將也持不御之說不可以通人主矣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故知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鬪者桀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

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愼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擁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擁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賞貲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帷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算

凡以爲能將寬也聾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擁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君于後無敵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

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蓋古稱善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光武推心置腹其君臣父子之諭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有繇矣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稟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知信之能也亦猶

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光武之六御得宜矣夫御之爲言以馬喻也試御之駕之馬不得解轡馬解即弗制有駃騠焉一日且千里令其乘風而之安得故以凡馬之御御駃騠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是在人主以不御之禮夫跛鱉蹣跚人誰騎之而以御駕爲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可與與論天下之恒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

再則曰仲父人曰君亦耳而目之乎公曰吾旣得仲父矣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而不御之說也夫任人盡然而何疑於用將也

許頴陽論曰人君之馭將也其始則擇之精精則將得其人其旣則任之專專則將持其柄苟人有不得則雖貂蟬四布而干城之托無所歸柄有不持則雖貔虎雲屯而閫外之功無繇建是以精於擇而專於任者頗收集於禁中而皇

威遠樵孫吳走於堂下而天策長驅矣昔漢之選將也有良家智勇之異而復裂地以封之唐之選將也有明習孫吳之科而復勒石以旌之宋之選將也有論策弓馬之殊而復舉劍以援之宜埽烽燧於邊廷執渠魁于絕塞而名將屢出良有以也我

國家內設團營外分閫帥勳裔則養之于國學世冑則隸之于衛學所以養之者豫矣論策以觀其韜技射以觀其能所以求之者至矣柰一有所警輒歷當宁拊髀之嘆

豈其中原之無將哉擇不精而任不專故也何也得于考拔者不過挽强荷戟之粗才取之蔭襲者率乃黃口白丁之豎子指此而擇固已非矣況制從中出牽于文法之拘而遷徙無常苟且于旦夕之擢即此爲任又豈專乎嘗鏡諸古文武兼資所謂儒將也吉甫郤穀其上矣祭征虜之雅歌臨戎羊叔子之輕裘布信是胡可以多得也次則武毅而文不足以才勝者何能悉數第馭之之方在持之柄者何如耳有功同而

遲速異者則漢高之于韓信光武之于耿弇是也葢三秦未敉則片言拜相不爲速河北徐定則摻印馳封不爲遲亦各從其時也有法同而操縱殊者則楚成之于子玉秦穆之于孟明是也葢違律喪師非戮之則何以謝國而囚敗思奮非釋之則何以伸仇亦各有所爲也閫以外將軍制之權宜速授也漢武拜將於八塞得之矣而太原未下宋祖獨授曹彬之賞非鼓舞之一道乎不用命者殺無赦令宜嚴肅也光弼斬

將于河陽得之矣而鄴城未破王猛獨狥司隸之請非顛倒之一術乎不以賊故弃如穰苴拔于寒微衛青起于奴隸可也不以讒故易如魏文之信樂羊唐憲之信裴度可也又何拘拘于一法哉雖然將固當擇而任矣而苟非賢相吾未見其能馭也是故有蕭何則不患無韓信有鄧禹則不患無寇恂師德相而仁傑用矣富弼相而韓琦范仲淹用矣不然胡兒鼓鞞之宣誰非國忠武穆金牌之召誰非秦檜往事之足爲

殷鑒也吾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相同將之衡哉

附選任將材

高皇帝潛邸中書省臣曰　國家都衛節制方鎮所任民亟宜於衛指揮中擇其智謀出衆者任都指揮之職或二三年至五六年從上歷擢毋世襲著爲令其後德慶衛舍人倪基　上言陛下奉天伐罪收羅智勇天下既定爵爲徹侯次亦不失將校近見握兵於名藩大鎮者多新

進少年忘其祖先勤勞未附將畧伏望特詔
所司論材薦舉壯烈智勇之士聚寔錄用　上
嘉之　命基參贊淸平衛軍事　文皇帝諭
兵部臣曰　國家置武衛備禁亂非習兵善撫
士者不可比聞武臣日以晏酣為樂苟且因循
朘削軍官近倭奴登岸掠居民瀕海官軍猝無
備倒以至奔敗爾兵部其同侯伯并精擇將領
練習戎政者以往仍擇其不職送　京師自是
與選者　上必親閱簡進　賜鈔錠且給傳往

宣宗五年六部臣請如舊年貢舉議　令天下都司歲選智勇兼能者一人資送至　京督府精加驗覈可大用用之　英皇初陝西參政年富言比年武臣位高祿重務保爵祿無委身効職之誼欲求如楊洪等比十無二三乞博求其人加以優養俟有功擢用因舉都指揮馬麟李榮可任明年侍郎鄺埜言乞　勅內外諸臣各舉所知隨材委任設有不稱王者連坐則舉勅英公張輔等曰將兵之道莫先智勇必知之

有素然後用得其人今營操官自都指揮以下其間有曉暢兵法長撫馭者智畧優長達權變者經歷戰陣敢當先者膂力過人習武藝者悉舉以

聞朕親閱焉輔等推選紀廣等凡四十有四人

上以爲將非諳韜畧不可其熟讀五經百將傳究方畧經武可俟試而用之七年編修徐珵上疏曰今之任將非必有所嘗試擢授以知其短長也何得而旋遷擢總[illegible]總[illegible]旋遷總帥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illegible][illegible]云敗[illegible]重加

黜罰而前虧已不可贖矣宜　令本兵同一二勳者從公推舉初膺以本職參贊鎮帥分領兵馬勿拘邊方果有能也乃俾獨將戎果有勞也然後遷擢又　令本兵移文天下軍衛有司咨選簡壯勇力之士毋分軍民毋限南北拘額數畢舉至　京問攻守之策較其弓馬及格者給糧二石分隸京營然後遣隸之總鎮官參贊效用有功授實職　上是其言又三年大同參將石亨奏漢唐以來設謀猷知識絕倫諸科令人

得各陳所能應詔故趙營平以良家子應募郭汾陽以武舉自進當時卒藉二人之功自今宜許其自陳遣邊鎮試驗　景泰初　王師新衂人心稍振起於謙爲本兵任石亨楊洪爲將一時推選頗爲得人巳郎中李賢薦興州千戶王旻善戰多謀且有忠義勇敢之氣謂遇賊可以計破而不可與戰其言凡數條　詔試而用之英廟復辟　詔天下舉文武謀勇之士久無至者七年　令兵部下牒督之於是平江侯陳豫

等舉指揮錢能九人試中者送五軍營　賜鈔有差　憲廟初都指揮僉事劉清奏天下衛所舍餘與民間子弟多有謀勇且熟武藝者宜及時設策召用訓練優養領以忠正廉能武臣別爲一營侍郎商輅亦言將帥之人宜于京營及府衛精加選擇取其體貌魁梧筋力强健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十名別擇近地時加訓練以暇日讀書講方畧而於三營總兵推任一員兼統之歲一會官考試別爲上中下三等量爲登降

賞罰如此庶才識日有所進而將帥不至乏人

上以爲然又四年樞臣白圭等　上言智勇可

任者若干人閱歲復言臣等嘗議令中外文武

臣舉用將材者三卒無應命宜申　令諸臣從

公推舉其後十四年兵部上所舉者名英公張

懋而下舉各若干人命揀選用之將仍具名上

十九年尚書張鵬英公懋會較所舉才畢奏

上曰其如例擢職與軍功等用稱任使顧不于

國有益乎　弘治九年本兵馬文升請廣選舉

而令府部臺省諸別其材所堪具　聞仍會官
考較如武舉例擢用　上然其言三年本兵言
諜臣勇將必待試而後見今團營之制萬人爲
營五十人爲隊隊有長其上有把總有把營總
掌號頭武藝謀勇未必逝頭又就中擇其有智
畧達權變者爲將領非職官者試以軍職相兼
而任則智勇之將不待外求　上然之已給事
中蔚春上疏曰臣觀京營中舉以備主帥者大
率皆公侯伯夫封爵以報前功豈必子孫皆可

用也宜　勑天下今後勿拘流品山林之人有足智曉兵習占候悉傳致　京師隨材錄用其有才堪大帥者則縣官以禮聘之擢總京營或專大鎮迨有成功賞及舉者　從之十三年御史胡希顏陳選務文臣舉楊一清王貫陳珍而武臣則時源姜漢朱鑑魏鎮俱令於大同殺賊後二月以虜入犯平江伯陳銳總師無功廷議欲遣保國公朱暉於是行人王雄上疏曰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比者曾不選任而[illegible]

陳銳今柰何復用朱暉也夫當權臣皆會議將推於衆人之中而獨以銳爲首　陛下亦信而使之乃其效若此矣臣又不審昔所議者何事毋亦以爲姑循故事耶抑試之也必欲朱暉者素不更事豈遽出陳銳上哉且惟豪傑能知豪傑攷之前史舉韓信者蕭何舉謝玄者謝安舉高崇文者杜黃裳彼漢晉唐之君雖未知韓信謝玄高崇文爲人而於蕭何謝安杜黃裳三子者亦既知之矣故於所舉直任而不疑今　陛下

郎未真知朱暉爲人果能知舉之者無愧于蕭
何謝安杜黄裳三君子則可若曰未也是豈可
不以陳鋭爲前車哉臣愚以爲莫若于邊方都
督中選任夫邊方都督生長北邊其間固有習
知虜情能出奇制勝者特爲主將所羈束不則
監督與提督牽制之雖謀畧無所施耳大會廷
臣選於邊方都督之中任大將而勿置監督提
督以撓其權若今監督提督即唐觀軍容使與
監軍也以郭汾陽李光弼將畧而爲魚朝恩爲所

則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竊其下者臣願 陛
下亟鑒前事慎擇專任毋從以國事爲嘗試人
上謂命將出師國之大事雖何得妄言沮吾軍
逮繫詔獄調遠方縣丞貶其後乃因兵尚劉
大夏言 召諸府閫將領曾經邊陣者悉詣
京付教練焉 正德初兵部請 令中外臣各
舉士爲之期日報可 嘉靖七年大學士楊一
清言京營官俱世冑不足恃宜 召用舊邊將
如先朝劉大夏指 上納之 勅諭兵部人材

難得當棄短錄長其具給傳令赴闕二十五年本
兵請 令兩臺省臣共選舉自指揮而下無論
在告居閒具舉之 上以簡將用人當加意審
論毋槩議罷都給事中戴夢桂奏今求將太狹
也論將太嚴也儒將混真也虛文廢武也且趙
秦燕薊其人多勇敢善騎射如應州王邦直臨
洛李大漢宜益求其比毋省可三十人衛可五
人以備器使命以實行 隆慶府大學士高拱
請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分協理

部事卒日則綜督六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館
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
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豈
於那移迫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次第推調尚
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
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
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
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非
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

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本部侍郎將出將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

歷代周朝馬政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其屬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其外有都司馬家司馬皆以馬命官而非但以戎馬定賦則知馬政之關于六軍至重周之盛時圉馬以行軍[illegible]之馬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縣師辨六畜車輦之稽遂師遂人以時登其六畜車輦固有戎政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之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有二閑而校人掌其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玉路戎馬一物以駕戎路齊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一物以駕象路田馬一物以駕田路駑馬一物以給王宮之百役畜五良一駑具辨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乃其須良馬而養乘之也

一肯之于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較較有左右畜馬不乘習將驕憤而不可用不養則屈不待知馬性而閑其物力雖欲養乘無繇也自乘至廄

積之爲馬二百一十有六匹爲車五十乘是爲卒千易乾爲馬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也至六廐成教爲千二百九十六疋車二百二十乘有奇分左右較王之則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通左右較良馬一種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得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通六馬計之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蓋周卽民爲兵故軍馬出于民而較人所掌獨給公家之用爲公馬備十有二閑之制此井田軍賦相表裏之明驗也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馬止田駑所以辨作役爲國防也而凡馬特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天駟祈蕃息孟春焚牧中春通淫而執駒夏祭先牧祈支肥而攻特秋祭馬社而臧僕冬祭馬步祈康吉而講馭夫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趣馬則贊較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之頒其四時之居治二月後在牧而有庌八月後在廄而有閑趣馬辨之閑師春釁廄卻溫疫夏治庌而蔭之冬爲肥

瘞馬于是有巫馬以養其疾馬相而醫藥之牧師

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時

秣飼以阜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服御曰教駣

馬二歲攻使無蹄齧曰攻駒馬其執駒以竹括押其

耳弗背之其惡馬絅之縶維御其性而用之及行則

以任輕重齊其力而行之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

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戍用之重養馬如

此其詳也其王馬將不足于用買之民有餘賣之馬

價平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

甸之內更甸之外入馬耳以共物更其外不更諸周至如此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猷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命爲附庸邑之秦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械器以田車攻馬同賦焉迨周既東秦襄公以王命兼有岐雍之地而車鄰鐵駟小戎之詩作並矜其白顛四牡騏駵騧驪之盛以能勇公戰而力并兼秦用盛強春秋時衛爲狄滅文公躬儉勤造邦務財訓農

厩尸蕃息、詩人美之、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僖遵伯禽之法、愛民務農、牧于坰野、馬以駉駉蕃。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有騅駓騂騏、有驒駱駵雒、有駰騢驔魚、而車以彭彭、伾伾繹繹、祛祛也。史克頌之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心塞淵、思無邪、本于心之幾微、而騋牝從焉、馬臧焉、財焉、作焉、徂焉、可繹思也夫。

晉惠公及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而服習其教、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强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戰國之際魏吳起以言兵干武侯武侯問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饑冬則溫廐夏則凉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慎無勞馬命力常有餘以備敵襲也

馬軍制慎之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太僕以掌輿馬爲官其屬有六廐未央家馬三令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馬廐皆萬匹而馬養于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算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于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布北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于是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群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而文帝又詔太僕見馬遺
財足餘皆給傳置以休養之蓋漢馬之極盛也其後
天子數遣將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
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
出馬天下有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邊
者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
降天子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
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大僨之曰令無
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帝默然罷而峻匿馬者罪有以列侯匿馬坐腰斬者當是時內郡馬不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騾駝負載玉門關至輪臺之郡始修馬復令命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吁亦晚矣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廄令一人後置駿令廄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成駝楊子阿具表言行大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

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
考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
以傳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
之宮門因名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
氏脣鬐丁氏身中備一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
式詔置之宣德殿下爲名馬式焉唐與當周隋之亂
種馬乏得突厥馬二千搜括殘騎于赤岸澤得隋馬
三千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
副監歲列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又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曰飛黃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駃騠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曰祥麟曰鳳苑繫飼之其後又置飛龍廄于禁中而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于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頗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illegible][illegible]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

又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隴州三監于嵐州凡太師發牧馬先强壯不足取其次錄物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萬歲隳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乃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專其事詔州縣言曩以馬定里遞軍旅之復役百姓畏苦自今諸州驛郵征行定戶等無以馬爲貲民乃稍畜馬毛仲亦能于職其始官時馬僅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帝東封毛仲以馬從辨物色爲群望之如雲錦天子大喜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又突厥欵塞玄宗厚撫

之歲許以朔方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雜胡種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收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天子因之以弱西北蕃又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及自是邊無重兵吐蕃陷隴右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欲襲擊虜用魚朝恩畫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共憲宗伐蔡命中使以耕蕃

匹市馬于河曲蕃其衰也宋初立左右飛龍二院各
置使分掌之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
養馬務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
廐馬始備及下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
國馬乃益多始擇諸州曠莽善水草地分置牧龍坊
牧養之景德中改爲監立牧監賞罰命其收市戎馬
戎馬至總數十百匹爲一務馬給錢于給芻粟續食
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于諸監曰務馬其邊州置場
市蕃漢馬團綱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曰省馬後言者

譯洩人得錢銷爲兵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初歲
市馬僅五千餘匹天聖中畨部省馬至三萬餘匹原
滑德順泰亦稱是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
所生胡戎之所恃也議者以制敵之道兵騎爲急欲
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致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
之數不加多者則失其生息之理故也且戎人畜牧
逐水草而轉徙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故馬以蕃滋其
市之中國則縶之維之以梏豢飼之離折牝牡失其
生性馬甫至而玄黃虺隤久益減耗固其理也古川

賦出馬漢唐之盛馬所成群皆取諸中國而用之不聞取之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鮮者給芻秣之費不充而養馬之卒有害無利駒子生驅命斃厥而死故也今計度國家所市戎馬之直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賫給賜予乃在其外是貴市之外夷而賤棄之中國非計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爲畜駒將卒之月給俟納馬而止則貸不闕出于國而馬庶有滋帝曰善非

又以費廣而能逆元昊𤼵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

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充邊匱者罪淳化景德間牧地自畿甸及近郡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修爲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夷狄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徙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尚可得復

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貲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直命自市府界馬毋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追胥州縣

越三百里者罰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保四等以下十戶為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而監苑地成賦之于民文潞公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寔繁祖宗修舉甚盛十百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也今不深究本末欲賦地與農斂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郎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馬可得蕃乎馬不蕃

○息後將何繼乎○請下中書樞密院較利害博議上持不聽竟廢監牧而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務請廣增淤田之課嚴侵冒之科雖利入稍繁而馬始闕矣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而罷給錢布歲止免輸藁百五十束民浸失利又廢監初愚民利一時得請地而不虞其後爭立高課計租爲錢已而皆不酬多逋欠而群牧督運司者日爲峻嚴郎水旱不蠲民愈益病○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毋官給

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寧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于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元祐罷保馬復諸監紹聖後又行給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大乏靖康初左丞李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法廢民間雜養僅以充役官

吏便文苟以塞責宜申復舊制而權行括馬之命以禦虜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罷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于吳申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蓋宋初將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邊强壯濶大可備

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産是也其二曰覊縻馬産于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敘等五州軍所産是也覊縻馬每綱五十疋其間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可服乘守貳貪于賞格以多爲貴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馴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數竊其芻粟道斃相望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欲無厭愈肆邀索

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裁傳始以細茶錦與之後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精口淳熙中蠻總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廳副皆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岩昌馬售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旣爲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豚是馬綱之司者差罕矣舊川秦市馬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疋有奇凡綱馬皆遵陸乾道初與璘爲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以房一帶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下嘉陵江如

其請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共解之舟尤被其毒況水路馬數較陸行存亡倍若遞于羅場大有妨礙乃詔川路馬船只下廢罷益舟[illegible]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大槩馬政有三牧之于官一也畜之于民二也市之于戎狄三也宋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畜養指爲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算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爲尤重蓋官之馬多則不專責于民中國之馬多則不

專倚于戎狄專責于民則民受其害專倚于戎狄則戎狄享其利累朝于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部轄有方秣飼以時騰駒游牝順其物性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領以大臣乾德六年三幸飛龍院察其孳耗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則其視之也亦不輕而畜牧寖息自足國用故民間與蕃落爲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禧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

下所以必于是拳拳歟熙寧大臣爲謀不審聽曾孝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胸馬于編戸坊監廐庫棚井泉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于是茶馬之職置矣所市馬于戎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爲也不然戸馬之法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豈無說哉初猶博易焉或以銅錢或以布帛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爲戎利戎人得茶不能

以爲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雖奔風逐電之駛有所不斷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則始行李杞蒲宗閔分主之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爲見或至誤事歟官號都大提舉其職專也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官屬自辟舉所擇也官吏可易俾其感也仲秋爲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秦司年歲事訖歸用順其地也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無冬有至萬匹者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所衡其利之

偉哉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于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置于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于紹興之七年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咸足其用然後知此制之有益于軍無損于國之爲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步田公況亦嘗請步而減騎吾用中國所長而已何以馬爲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多無益也

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或駕駒安得而不蕃夫苟離其牝牡駒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貿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也 國初設太僕寺于滁州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花咸置卿貳為凡馬政

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命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藉而食之凡民牧人稅其丁產而授馬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肥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

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役出之以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而馬金則有災蠲無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損賦馬行僕卿職掌于僕卿不與而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王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于幾何放牧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放牧九月終回營時遣科道官點閘之視馬倒死軍逃亡者則指實覈奏其種馬之數上死萬匹中死

七千疋下死四千疋不及則出粹金及[illegible]
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其法以馬茶
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差發馬萬
四千餘匹以爲常　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
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　上念其不均命江
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　命太
僕江南北各有游牧萬匹爲孳生種馬餘悉發草地
放牧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之今言者謂
大寧會州山河三衛所屬驛馬皆屯軍牧養窮貧者

衣食且不給何有于馬以故歲損瘠者多宜　命官
覈貧者歸營屯各選軍士有丁產者以充　從之
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乏人請　命
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
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
不及數俾責償馬蓋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
爲北方患　上諭兵部言朔方馬本土宜亦其人習
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關者多可廉選其[illegible][illegible]者命教
民畜牧孳息焉會六師歲出擊胡責數[illegible][illegible]悉[illegible]長

至有孳子女莫能存者　仁宗聞大痛之命官
爲贖還且寬責駒之命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馬益
蕃散之衛伍摽用餘千群令遠近方面　朝覲官咸
集請員給馬一匹　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
下廷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　朝廷
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令役之牧馬
云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
賤官貴馬矣　上曰慶幾誤朕少選即批罷居兩月
未下士奇復請曰日　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

輟何也此　命行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況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　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

上曰朕偶忘之行批矣無何　上御思善門　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慶等已嘖有忿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出陜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蹴言按察使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于是止散馬之命士奇頓首曰昔人言　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　宣德中太僕寺請　遣官騐馬　上召諭曰
馬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責之馬　國家法有定科
屢下命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
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其償馬何痛如之
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厚焉
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旱　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時
承平既久馬漸爲民困而丘文莊濬論比人苦民馬
之害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
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

朝修飾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故之民即宋人戶馬之命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方其蕃育生息既徒名無實業不能如往古之盛矣乃惟馬之用而止管固未及于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苗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繇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質妻易子

以償馬道斃者矣且馬散于民戶丁分日喂飼之使收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于猥汚馬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益又斃孳生俵已嗣歲又復俵生者歲表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況徐淮而南馬游脊而脆蹄卽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秣轉輸之費未論也于是歛民馬之直以買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月芻茭之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僱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姓

竭力疲産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
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僵況望其出
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固不如不
乘之愈也又之　部覆霸州草塲太僕卿儲瓘言
陛下興修馬政從群議雖　仁壽宮皇莊　壽王府
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圍營放牧誠斷念遠大而不以
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霸州丈量將見工部遣官
踏勘覈草塲廢弛將渾河横流散漫淤澱葦箔族生
放牧不到其將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産而税之亦

一時老稚相兩可矣今俱漂溺不復查理屢畫地去
芻豆藁箭等用較之放牧孰急況草場設门 永樂
秋藁箭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即草場之地也又況
渾河改徙不生藁箭寧復有可征之稅哉 上除
豁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寫頃畝有侵占者聽舉首
以杜弊源仍申 奏討之禁 弘治中兵部尚書馬文
升言 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 京師
不下數千餘頃夏秋收放冬春支料喂飼而後
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爲親藩勢要所占間爲軍民冒

耕馬無所芻牧入塲未一二月卽徃西山中四散趍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可給宜清査便軍于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戸兵二部官清査草塲未墾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候買馬爲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塲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故與復之奏黜卿寺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卿兹敕大更于是六苑地清復草塲十二萬八千頃

有奇清勾撥補召募收爾養馬軍二千三百名有奇給買茶易萃生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修馬營城堡十有九處創復衙門倉厫馬廐宣守四千一百餘所其西寧洮河三衛茶馬法又弛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三疋而邊馬不足邊軍困于買馬一淸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引納銀貳錢伍分及臥引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

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爲上苑廣寧爲中苑清平爲小苑大都通六苑除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邊之用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而風土異宜孳牧難遂養馬軍患之請收買內地馬不論其直而爲串背水土宜可使息蕃當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稍墾苑廄羅列稍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俵給甚毅而邊以大紓一清措後無專官復圯也　正德初巽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

予焉頃自胡塵弗靖戰馬爲急之請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以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任使隨　命兼理茶法廢墜既久事難[illegible][illegible]盡臣之

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庶皆就緒則

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

如前復蒙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于監牧茶

馬之政勢不能復及矣切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

管而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以致茶馬

所易艮駑莫究撫騎所給登耗莫聞本末始終蘊不

相稱亦勢使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收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本爲一事伏乞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以充仍 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册與廢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實始此 嘉靖中 部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馬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償應天府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命民買補民困甚其議措處以 聞 烈聖恩厚下

如此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于幾甸下場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地土爲勢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房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畏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敝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奉　敕領下場馬二千餘匹牧放隨又以聽征馬六千盖之馬以萬計務牧無所刷今大雨時行暑氣方濕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

羈之虞露宿則有蟲蚋之苦人困馬病是徒狥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胡以待之乞 勑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近便牧放月給半料其可無下場而巡撫蘇松等處翁大立條江南養種馬之害言我 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僕寺于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州十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寬之 永樂中始計丁養馬 成化中又官收地

極弘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害責江南府州甚殷而
民困漸極　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僉遞求人戶逃
亡槩派丁田出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馬害一馬頭
中另編群長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又編獸醫
歲歛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收
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
甲而馬性惡濕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又不下二
十兩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
五寺備用馬匹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

解赴京者倍之害六況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色而望雲錦之成群人齧草根而欲芻秣常給何可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群長貼戶銀及獸醫工食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賠償銀十有二萬餘兩又歲省管馬通判主簿俸錢薪馬費數百兩種馬一匹倣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餘兩而借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也為利已不訾矣且沿海護塘之外皆鐵板沙塗馬可馳驟令選種馬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參遊擊

總等領之則倭奴之犀搶利亦不足當國之輕騎跳足裸形不足當國之勁鏃有舟師截之海又有騎士拒之邊地利既得長技在我併以蘇松糧長所辦馬給之有餘以供走遞于為利豈有量哉于是都御史王廷相條馬政三事言團營馬匹存操者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者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止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餘折銀月一錢二分通一年計之存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凡九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

而草與料俱不足也夫馬給于官固非已物而自備草料則切身之苦也雖家稍殷實然且難之況實貧難自給不暇而暇及公家之畜哉在營之馬日飢而死此其故非難知也而部猶以舊例格之 祖宗來諸司例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 弘治前尚隨場放牧今草場皆爲田而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不干郊矣獨牧馬之資猶執下場寄牧之例何名實之相背也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已物而不肯飼馬則日俟其斃而已矣且一馬之價小民解

依無慮費三四十金乃吝此數月草料而必致之死是所惜者小而所失者數十百倍之多也盖掌馬者計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在馬誠令如一家之事而圖之則草場馬匹事皆切心豈有惜纖微之費而傷數十金之馬者哉乞存操下場馬通融放給而畢草場租銀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且也馬之給領非必軍之殷實者也軍殷實者通賄自免所領馬養者類貴之貧軍夫此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

餘閑支折色催給口實而馬飢矣馬苦且飢而喫之淤溺氣烈味惡不作臕而損力雖强壯之馬數月之後必且羸病無所用之乞將團營軍餘實其力以領馬而擇其馬無臕者督飼驗視之　國家于馬政日孳牧日解俵日給兌補買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未盡耕失之料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至兵衆稗役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嘗事者又以芻栽之不備而分之金金受之商人曰兵自易也金入兵

手執不妄用有傾喪竊以芻菽入其軍者[illegible]
秋毫兵見小利有不以他貨相貿貿者[illegible]
此芻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
馬失者不深罪駒死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
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
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為役也瘟疫斃者
驅厄汗喘斃者馳疾癱痳斃者櫪秣而羸瘠斃者失
秣也皆寘其故而莫省奸人栽馬以避戰有稱牛道
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而全

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路也此耗失之料不明也夫古司馬法甸出長轂鄉師縣師惟辨其物登其數府積之而已其養于民者官無所與也至較人牧圉之所養致累攻執差擇以至于閑厩牧地皆官自計度未嘗關諸民 國家苑馬之設固養于官之遺意而于兩直隸河南山東編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畀之終已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其咎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小弱也古徃所宜馬之[illegible]盡亦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寧唐人監牧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而

黄代畜產馬爲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豈非牧地者春秋祭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貴卿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謂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所而屬諸之北守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悉心理之有唐牧監之盛固可坐而致也

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收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

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根草之半每家優邺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患矣牧地本爲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illegible]聊此則遂併之田租而已而又何[illegible]

民民不以養馬爲意而又以輸子粒爲患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患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攤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已之圖有駒不報而攻于欺隱不肯以駒爲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安

登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用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雖從良馬冀之所產今東冀良產甚衆之一旦　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幾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問馬政必盡復　洪武　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微也官吏之侵漁可糾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

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猶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可加督視之 洪武 永樂之舊猶可復也益修茶馬而渥洼之産至矣弛草地而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 神京防後患豈淺淺哉雖然兩京太僕寺與遼陝肅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産馬之處也源也九邊列鎮與紫荆居庸山海鴈門偏頭寧武

諸關諸兩京營塲此用馬之處也流也源源深流遠世覽鏡之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椿之協相有若皮椿之罰懲有若廵淸歲季之督課至私顧賃載負必寘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源也今陵遲盡矣緣邊牧地乾沒于風沙占沒于豪右虜入無時卽盛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塲十月給芻皆不可行乘騎卒貧窘率縮芻菽之直以自食其甚者往往利馬之死避調戍否亦終歲道路踣斃相望矧乎西北東南之殊風水土薦秸之異致皆弗服論也本兵所

固亦分邊腹遠近曾否習貫也至馬頗可漫然已哉

嗟夫今士大夫爭言括財不暇言理財言理財不暇言生財至如馬固財之大且亟者也又非旬月聯朔之所能攻開壯長也原之弗濬流之無節斯何異樹溝塗澮川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剝民慮官府抑配與其倀輸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原之傍出者又從而湮塞之矣夫雲錦之盛匪降自天淵塞之心奚獨在古故夫重冏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久其任而綜覈其成殿最之要誠在所急

哉

歷代國朝車戰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搏禦也古之戰者必資車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周文王以戎車既駕而服獫狁則車戰其所繇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

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述凡

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

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至其巾車掌五戎之正則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而車僕掌五戎之倅則有戎路之萃及廣車闕車苹車輕車各以其萃萃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幾左右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三車二十

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止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開、又有偵車以備不測、所為不、不可敵之道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荊蠻、魯僖以戎車孔博、服淮夷、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韅靷鞅靽、邲之戰、楚子為乘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周伐鄭、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晉申公巫

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敎吳乘車敎之戰陣敎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踈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

惟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因請爲三覆以待之卒殪戎師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

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自是而後車戰漸廢蓋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利大矣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大槩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

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且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矦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于犨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卯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于勑敵之人

初不迫于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車而用徒然彼長于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博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繇軍于雍兵以兵車趣戰疾破之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李陵對單于亦以大

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之用于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止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用隊與虜戰亦用車而陣孔明尤善于營車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

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徵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劉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賫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矟千餘張槊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中軍所向披

靡敵結車爲陣以强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大服却走而魏太武北伐蠕蠕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將之與突厥戰也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駐隊乘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嘗用車矣○高宗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阿史得溫及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餧死行險乃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賫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銜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伐兵至殺獲幾盡乃是

糧草無敢近者後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氈

猊而後馬燧亦爲猊猊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

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又嘗

用車矣獨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

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

牛悉僻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

人議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

者車用以華而琯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

以騶而琯用牛焉幾何而牛不徧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琯則用劉秩將卞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夫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驂服之衛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乎車果非一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尚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爲多而有輪有輻以爲之行有箱有較以爲之安有軸有轂以爲之利有矛有殳以爲之建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以爲之識而其詩曰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四牡騤騤旗旐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于乘馳便于射御未嘗有𣪺而鞍而騎者其詩曰叔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于上輿載于下蔵承于載馬順大蔵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驂服之漸習也房琯不習而遽用能無敗哉至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不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

虜況當胡虜之戰陳無禦援騎之輕剽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且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而士卒顧可使肌肉居外鱗介反在內乎則戰之用車亦一陳之鱗介也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車上置鎗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

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華鞔之琦以爲可用下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初亦嘗用車也及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脩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載于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

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濛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耕車之令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巳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爰至崇寧三年河北陜西轉運皆奏兵車用許念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時熙河轉

遥嗣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遂車又不及收臣于城馬之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猶有不能爲用者而況于車乎聞此議出于許彥圭許彥圭因姚麟上其說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不知彥圭輕

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于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況今欲用于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輓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且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般車棄于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于運致然則其爲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幾千萬矣乞罷造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觀此則後世之不用于車蓋有繇矣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選車者十有一執器械捕

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前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縢絓而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

彼徒我車已有使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
困宜房琯陳濤斜是也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
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雖然中興之初但爲守計
雖不習車可也至其後漸欲進取則不習車不可是
必當日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米守信
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至則斂兵退則出兵自
比于衛青必何如田況之言行載甲兵止爲營陣自
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憶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玁狁之襄易事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夷狄之不攘

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弩車砲車其制上爲獸面目牌畫猛獸軑牌分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開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拔陣追襲則少却入陣聞稍憩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逃預爲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　明典戰勝

攻取威震殊俗至　正統己巳之變邊圉孔亟李賢
上言虜之所以取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
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
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
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
中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夫車製
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
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若用車一千五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

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在郷之城内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成化十二年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柞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為方陣止則為方營已 命工製造車成竟以登高涉險不便遂已 十九年總督宣大余子俊言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

相等門庭砲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糒不煩自賫若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徒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横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備萬年守邊簡易法也復具圖本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

敎士卒然初試之日士卒冒石死者數人卒歸于壁云而丘文莊著大學衍義補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兵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費財甚而轉動爲難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亦非一二日可具且人不皆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陣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抗桿者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般運一夫推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倣爲戰車一可以截

三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衛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懸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伎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疾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柵挑壍之擾言之詳以備矣後游安兵副陳大網遵其制為戰車甚為簡便其上既可以安制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甲

除迴險阻兩人可舁以行是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利于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餽餉之饒誠備禦之長技也蓋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衡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衡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闕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持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斫其營或掇奪其馬伺便以火器車直擣其輜

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來攻謂之追擊大畧胡虜鐵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為其所衝決往往乘勢蹂躙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恒在彼故常變客而為主當此之際使有車為拒兼以長短兵夾輔之則虜馬豈能近又或驅車以衝之雖虜馬將退走寧至受其奔突一敗塗地哉故近日戚將軍繼光創立車營而汪公道昆會　題以千座為額每座戰車一營百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

共名分爲奇正三隊而鳥銃長刀藤牌火箭無不畢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爲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雖衆無討可逼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